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八十九回 眾奸黨被困在王府 韓毓英走馬見丞相

話說金仁鼎、高見皆被韓毓英抓住，四個假軍官，皆嚇得泥塑木雕的一般。這邊韓府見此光景，那老僕韓受也來了勁了，遂上前把內外男女僕人，盡行喚到，連燒火的、倒糞的，都喚得來了。也就站在小姐旁邊，你一拳，我一腳的不住的打這兩個奸賊。仁鼎實在消受不起，心裡要想招明，又恐將後事情認了真，我的罪過頂大；若待不招，這位姑太太青鋒在手，很有點殺人不翻眼的樣子，假或該因劫數，他盡把寶劍向下一揮，我暫時見了閻君，連陰狀都沒處告去。想了一想，高見的見識到底比我高得多呢，還是看他怎樣說法罷。想定主意，便喊道：「高見呀，你快快說明罷！好歹不是認不得的人，適才小姐說的，如你我說出真話，他一定就饒你我了，你就快說罷！」高見一聽金仁鼎如此說法，便連忙扭過身來，把個臉朝著毓英，故作以頑代笑的樣子說道：「小姐息怒，我們皆是熟人，不過開了要子的，怎麼就認真起來了？我就告訴明白你罷，你腳底下這一位，他姓王名叫王仁，是我的至好朋友。昨晚同我吃酒，他就誇獎自己的拳棒有一無二，我就故意的激他道：『你這手腳，恐怕經到韓王府韓小姐手裡，多估些一個半指頭，就請你見閻君了。』」那知他偏偏不服氣，說道：『豈有這等英雄女子，必須會會手腳才好。』那時是我不好，究怪我多事。我說道：『要會這位小姐不難，如其真要同他說明會手腳，是極難的，必須如此如此。你扮個御史金仁鼎，我扮個太監，走到他家，小姐一急，自然就出來交 hands 了。』今果把王仁打倒，足見我說的話不差，也叫這個麻木種子出醜。但有一句，我同尊府忝在世交，須要曉得是開了要子的，小姐千萬不可認真。倘認真起來，這假傳聖旨，那個吃當得起？今日這般樣子，小姐也算出了氣了，就請算和了罷。」毓英聽畢，就用寶劍偏過來，在高見肩上擊了一擊，說道：「你這活賊慣會搗鬼！太監是個假的，你偏要裝做真的；金仁鼎是個真的，你偏要說他是假的。我索性告訴你們罷，我前天看宮門抄錄，見到皇太后病重，迎請聖僧醫治。皇上發出帑銀三萬兩，著金副御史丞金仁鼎重建大成廟，限三月竣工。我心裡就划算說道：三個月期限太急，怎麼來得及呢？最好是買人家舊院拆改，這才公私兩便。不料你們這些奸賊，就看上我王府來了，實在可恨！」說著，就將左手上提的高見，向金仁鼎頭上擲將下去，只聽上面喊道：「好姑娘，饒我罷，腿擲斷了。」下面喊道：「小姑娘，饒我罷，頭踏碎了。」二人叫苦不迭的。但高見又忍著疼，扭過身來向韓毓英道：「小姐既知腳下是金仁鼎正身，他就有些不是，現今他是當朝首相之子，身為御史副丞，也要有點進退，不能口分忽略才是呢！」毓英道：「他家官職再大些，那怕就是皇親國丈，他既假傳聖旨，他總輸了姑娘一著了。」高見道：「你說他假傳聖旨，有何憑據？」看官，你們曉得這個高見有多狡猾，他宣過假旨之後，看見勢頭不好，他就把假傳聖旨收在懷內，所以此時向韓毓英說個沒得憑據。韓毓英道：「你要憑據嗎？」叫聲來人，但見府中的一個挑水的，氣力最大，忙走向前來說道：「小姐有何吩咐？」毓英道：「你代我拿幾條繩子來，先把手上的奸賊捆起。」恰巧跑到廳上，見有一捆肥麻繩，是去歲辦喪事掛燈用的，連忙拿來，就先把手上高見四爪轉蹄，捆了個結實。毓英鬆下手來，又幫著拿了一條繩子，把金仁鼎捆好。然後跳下來將金仁鼎一腳踢了就地八滾，復又幫著把四個假差官，同殺豬樣的一個一個捆紮停當。就此提了寶劍，走到高見身旁，一手提了高見的胸前衣服，拿寶劍就同運魚樣的，只聽嘩味一聲，衣服扯開一片，順手就把一卷黃綾拖出，說道：「這算得憑據嗎？我拿去擊了登聞鼓，奏明皇上，單看他家父子丞相、御史，怎樣狠法。」下面金仁鼎忙喊道：「玩不得呀，總要求小姐開開恩呢。」

卻說韓毓英嘴裡雖這樣說法，心裡卻另有章程，吩咐家人道：「你們代我把一個個的皆吊在廳屋掛燈的鈎搭上去。」大家遂在廳前，移過一張桌子來，桌上又加了椅子，恰巧廳屋迎面有六副鈎搭。於是兩人站在桌上，下面又兩人抬一人，連韓受也幫了出點老勁，把六個人逐一遞送掛好，韓毓英在下一看，好生發笑，暗說道：這個樣子，倒像大廚房裡掛的些成魚醃肉一般哩。閒話休提，毓英見大眾把六人吊掛已完，吩咐備馬伺候。黃氏夫人見得女兒如此，真怕他去擊登聞鼓，把件事鬧得個不了不休，忙喊道：「毓英來，我對你有話說。」兩人遂跑到屏後，夫人道：「你真去擊登聞鼓嗎？」毓英道：「我不去，我不過嚇他們的，我預備出去如此如此的辦法。方能了事。」夫人道：「倒也用得。」毓英說畢，連忙走入臥房，先將素裙放下，隨手取了件玄色素縐夾衫著好出外，門前上馬，又把韓受帶著，直往城裡奔來。一進城門，便喚韓受道：「你向前引路，到金丞相府通報。」不上一刻，已至相府。

卻說金丞相朝散之後，正在小憩軒，向家人金福問道：「這兩日大少爺所乾何事？大成廟之事，是怎樣辦法？」金福道：「家人不知道修廟之事若何，只曉得這兩日大少爺同高見片刻不離，今天一早便同著帶了四名家人，皆備了馬出去了。」金丞相好生奇異，正在沒頭沒尾的呆想，忽見執帖的家人進來稟道，說外面有韓王府韓小姐親來請見。金丞相格外詫異，暗道：他一個小小女子，見我做什麼？想係總有要事哩。便說道：「請他東廳見罷！」家人出外，金丞相走到東廳，但見一個絕色女子，年約七八歲，穿著一身孝服素衣，一見金丞相，便立起叫聲：「世伯在上，小姪女韓毓英拜見。」說著，擦衣袖，就福了幾福，丞相也作揖回禮。分賓主坐下，家人送上茶來，只見毓英開口道：「請問世伯，現今皇上派人查抄姪女家中，世伯果知道嗎？」金丞相沉吟半晌道：「這件事，我不清楚。或者旨意由刑部會同三法司行的，不曾由老夫這面經過，亦未可知。」毓英冷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世伯直參知政事，便當不起了。豈有查抄爵王府第，宰相不與聞問之理？」金丞相道：「老夫實在不知。」毓英道：「世伯既然不知，但假傳聖旨的人，已被姪女拿下，現已通同招明，姪女只得去擊登聞鼓，候皇上辦理便了。」說著，便作別起身。金丞相聽得一說，就知道仁鼎同高見做出沒頭沒尾事了。心裡想著，便連忙起身道：「賢姪女勿要作躁，好歹都是通家，老夫豈有不問之理？就是尊府被人欺侮，老夫當著令祖面上，幫著出了口氣，這才是個道理呢！」說著，便向家人道：「你們統統退出，我同韓小姐有機密要事商辦呢。」一眾家人皆走出廳外，金丞相又低聲道：「請問賢姪女，他們這班匪類，是怎樣勾串的？賢姪女是怎樣識破的？聖旨上怎樣說法的？」韓毓英又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既承世伯美意，姪女便明說了罷。」於是便把怎樣傳旨，怎樣拿人，怎樣因認識高見將他捉下，說畢，又把假聖旨讀了一遍。金丞相又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聖旨想情帶來了，請給我看，究竟是真是假？」毓英一聽，暗中罵聲：奸賊！你們到此地步，還把我韓毓英當三歲孩童遇事，我在此把聖旨把你，你順便拿了一燒，倒叫我死無對證。想罷，立起身來便說道：「世伯之話，實在不差，就請世伯一同到登聞院，同諸位大人評聖旨的真假便了。」說著，往外就走。金丞相一見，口分著急，對面是個女子，又不敢上前拖他，只得槍步抄到毓英前面。將廳門阻住說道：「小姐請轉。總好商議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